

梦枕幻花
著

缘妙美人

YINYUAN
MIAOMEIREN

只是半年时间，
四国血浸大地，白骨成山。
花弄影命尽，而四国战乱不息，生灵涂炭，
后人称她为“乱世之妖”。

上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梦枕幻花
著

因缘妙美人

YINYUAN
MIAOMEIREN

上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因缘妙美人 (全二册) / 梦枕幻花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5399 - 3178 - 4

I. 因… II. 梦…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8109 号

- 书 名 因缘妙美人 (全二册)
作 者 梦枕幻花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刘碧蓉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8 × 235 毫米 1/16
字 数 520 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178 - 4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楔子(穿越前)

青芽篇

- 第一章 多难出走 5
- 第二章 长生公子 16
- 第三章 与天争命 26
- 第四章 迷奸之耻 39
- 第五章 锦瑟华年 50
- 第六章 命轮脱轨 60
- 第七章 逃之夭夭 72

初放篇

- 第一章 冤家路窄 85
- 第二章 青丝曼绾 104
- 第三章 意外之逢 127
- 第四章 涟漪初起 147
- 第五章 盟誓心约 168
- 第六章 芳尊点选 184
- 第七章 雾昙验情 207
- 第八章 天音重逢 228
- 第九章 魂访解印 247
- 第十章 天劫到来 265





花妍篇

- 第一章 人间极品 287
- 第二章 千卿底事 303
- 第三章 雷雨突至 320
- 第四章 惊天密谋 338
- 第五章 笑启战端 355
- 第六章 炽爱情魂 376
- 第七章 心殇削颜 394
- 第八章 百年夙愿 413
- 第九章 千山飞渡 430
- 第十章 狼烟腾起 449

花隐篇

- 第一章 神谋奇计 467
- 第二章 圣神之战 476
- 第三章 皇家密蛊 486
- 第四章 苍天遗恨 496
- 第五章 祸不单行 505
- 第六章 空谷幽兰 515
- 第七章 万里劫掠 524
- 第八章 驭魂箭术 534
- 第九章 梦耶非耶 547
- 第十章 红尘仙隐 559



穿越前

如果安青洛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和妈妈交谈，她一定不会如此匆匆。可是，世事谁也无法预知，世上更没有后悔药。

暑期，这天安青洛刚看完穿越文，抱着布狗狗躺在床上喃喃自语。

“如果我能穿越，我也要穿到女尊国，最好是魂穿，附身到一个美少女身上，不用太美，只要清秀可爱、活泼健康就好；如果我能穿越，一定不要降生到皇家，自古皇家最薄情，皇家的女人命最苦。我只要穿到中等家世的家庭，兄友弟恭，姐妹亲善……”喃喃中，安青洛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青洛！还不起床，不想去旅游了吗？”

妈妈的大吼声使安青洛从床上一跃而起，“啊！对了，今天要参团去黄山旅游！得快点儿出门！”匆匆刷牙洗脸，安青洛冲到厅里抓了个面包拿了瓶牛奶，又一阵风卷进房间，一边穿衣服一边咬面包，又匆匆喝了几口牛奶。

五分钟后，安青洛抓起昨天早就收拾好的行李包冲出门，“妈我走了！”

“小心一点儿，照顾好自己。防晒霜和帽子带了没有？”

“带了带了！”安青洛说着，已经冲下了楼。

如果安青洛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和妈妈交谈，她一定不会如此匆匆。可是，世事谁也无法预知，世上更没有后悔药。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report discuss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report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the work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3. The third part of the report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the work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4. The fourth part of the report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the work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5. The fifth part of the report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the work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6. The sixth part of the report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the work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7. The seventh part of the report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the work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8. The eighth part of the report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the work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青芽篇





第一章

多难出走

花弄影听到那声音心中不禁一颤：真真是诱惑之声啊，悦耳、低沉、磁性却又不可抗拒！她原本一直不敢正视黑袍少年，此时却不由自主转头凝视。

安青洛是被全身性的剧痛疼醒的，疼得她情不自禁地呻吟出来。

当她睁开眼睛，看到破败的草房、粗陋简单的木桌瓦盆，以及抱着她抽泣的布衣荆钗的妇人后，刮骨般的疼痛使她没法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是正在做梦。因此，她只能承认，她很幸运又很不幸地穿越了。正郁闷，抱着她的手臂突然收紧，惊喜的尖叫穿透耳膜，安青洛很不争气地晕了过去。

当她再次悠悠醒转，有对男女背对着她坐在小木桌边低语，可以听见女子压抑的抽泣声。男子搂着她时不时轻拍安慰，夹着沉沉的叹息。

通过他们的交谈，安青洛知道了这身体的名字叫花弄影，今年五岁。他们正是她的爹娘。

花弄影的穷书生父亲花霖父母早亡，家徒四壁，和当地富商之女尹深秀，相恋并私奔到这个村子。因为不善生计，他们私奔时携带的一点儿银两首饰渐渐地坐吃山空。花弄影的母亲本就身体不好，怀孕时又与她父亲正在私奔中，早产生下花弄影，花弄影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匮乏。村里郎中一口断定花弄影绝对活不过明春，若得不到精心调理则随时可能断命。如今尹深秀又怀孕了，生活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花霖书生意气，品性高洁自矜，一向羞于求人。而尹父吝啬爱财，刻薄寡情，尹母软弱胆小，对尹父唯命是从。早在他俩私奔时，暴怒的尹父就宣布与尹深秀断绝父女关系，如今即使向尹家低头乞求，也不可能得到援助。但即使如此，为了花弄影和尹深秀肚中的孩子，花霖还是想去试一试。尹深秀的哭泣声再也压抑不住，纤柔的身体剧烈颤

抖着。

花弄影（安青洛从现在起使用花弄影之名）静静地躺在冷硬的木床上，心中一阵惨笑：难道我穿越到这里，是专门来体验何谓拖累爹娘，何谓病痛疾苦，然后死去的吗？

一串泪珠滑下，花弄影一惊。不能哭，这身体承受不了悲伤。花霖和尹深秀决心向尹家低头，主要就是为了花弄影的病。但既然无论如何都活不长了，不如悄悄离开，到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静静死去，免得他们伤心，又可省下口粮和一笔药费。

怎样离开才能让他们放心呢？花弄影看着屋顶飘摇的茅草思索着，连身体的病痛都几乎忘记了。

正想得入神，突然听见一声轻喊，尹深秀和花霖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床前惊喜地看着她，“小影，你醒了！”欣悦的神情，仿佛看到神仙降临一般。

花弄影看向尹深秀，尹深秀即使粗衣布裙亦不掩清丽姿容。一旁的花霖也微笑着，清秀温良，双眼中有喜色，但更多的是忧郁苦愁，一袭青衣旧得几乎看不出原先的颜色。

花弄影努力止住欲夺眶而出的泪，扯着嘴角，尽可能地笑得自然，轻轻唤道：“爹爹！娘亲！”

尹深秀俯下身，轻抚花弄影脸颊，“小影，不疼了吗？头晕不晕？”

花弄影发现两人都紧张地盯着她，心中了然，“不疼了，头也不晕了。爹娘放心！”

花霖和尹深秀听了欢悦地笑起来。

经过十多天的伪装，花弄影已使爹娘相信自己病已大好，不必向尹家求助。她又故作天真地旁敲侧击，查知所处时空是异时空，现在地处大凌国，天庆十一年，龙姓为皇。附近还有几个国家，较大的有莽突、夜厥、雪翼，但实力都不能与大凌抗衡。不过夜厥刚换了新皇，国力有所增强。

这里的语言与前世汉语相差无几，能听懂，沟通无间！但为什么文字就不一样呢？花弄影坐在花霖身边，笑眯眯地看他写字，头上却黑线一根根。

花霖一边讲，时而用树枝在地上划几笔，一边温和地抚摸着花弄影的头，笑道：“小影听得懂吗？”

花弄影听音强记，转换为汉字储存在头脑里。她露出甜甜笑容撒娇道：“小影喜欢听爹爹讲啦，只要爹爹讲的都好听！”接着又道，“小影还要看爹爹玩木头啦！”

花霖笑着抱起花弄影，“好啊，我们一起去找块木头。这次我们雕个什么呢？”

小小的院子里堆满了造型各异的木雕制品，以及废弃的木块、木屑，连门口、街道上都是。花弄影咯咯笑着，走得摇摇晃晃，小手到处乱指，“金子！银子！好多哦！”

花霖笑着摇头，“傻孩子，这要真能变成金银，爹爹就打个跟小影一样高的小人儿给你玩。”

花弄影嘟起嘴，“真的嘛，不信爹爹拿到镇上去问。而且，一个月只能去一次，一次只能带一个金银宝宝去，要不其他金银宝宝就会变瘦哦。”

花霖笑着看她，满眼都是掩不住的疑惑和不解。花弄影在心里叹了口气：唉，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

妇人温柔的声音带着笑意响起，“小影，什么是金银宝宝啊？”

花弄影跌跌撞撞地扑过去，“娘亲！”

尹深秀笑着将花弄影抱进怀里。转瞬间，尹深秀脸上笑意全消，脸色大变，“小影小影！你没事吧？为什么脸色这么……这么……”

花弄影扯出个虚弱的笑容，实在是太疼了，只怕这笑比哭还难看。“娘亲抱得太紧了，小影好难过。”

尹深秀连忙松开手，花弄影一下子瘫软在地上。在黑暗袭来前，她仿佛听见自己在说：“娘亲，好困哦，我要睡……”

原来自己还活着。当花弄影醒来时，这是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她看着窗外冷冷的弯月，身上的疼痛使得她浑身抽搐，冷汗不停。她努力挪下床，这费了她不少力气。

来到小院里，花弄影借着月光找了根枯树枝。在小院的空旷处，她写了几行字：“此女有缘，带走学艺。艺成当归，切勿牵记！”想了想，还是不留名讳了，更显玄乎。而且，想留也不会了，她只学会了这几个字。花弄影抓了一把木屑把那几行字圈起来，然后，一步步慢慢走出了那个形同于无的院门。

再见了，这个世界的爹娘，但愿我走后你们能生活得幸福些，还有我那尚未出生的弟弟或妹妹！

院外不远处的一户邻家，果然如预料的一般，门口停着一辆驴车，车上载着若干布匹、衣料及绣品。花弄影早已注意过，每隔十天半月，都有小贩来村里收购妇女织的布匹及绣品。收齐后，这个小贩就会找这个邻家主人灌黄汤，第二天才赶着驴儿晃悠悠半睡半醒地启程。她白天就听到了小贩那很有特色的鸭公噪，现在那带篷驴车也果然如所料停在老地方。

花弄影挪动身体，踏着堆砌的废弃木块无比艰辛地爬上驴车，钻进了驴车上的布堆里。为了顺利爬上这辆车，她让花霖捡了多少木疙瘩玩啊。在这过程中，花弄影也发现了花霖的树雕绝技，为以后贴补家用开辟了光明大道，就不知道书虫听懂她的暗示没有。

还是这里暖和舒服啊，花弄影抱着一匹布无声感叹。初秋的天气，已颇有几分凉意，对花弄影脆弱的身体更是难言的折磨。家里那四面透风的草屋、又薄又硬的破棉被常使她想作诗：“茅屋非不幸，夜半数星星。狂风起时好，屋里不用扫。屋外雨倾盆，屋里盆接稳。秋冬寒时节，布衾冷似铁。”

颠簸颠簸，摇晃摇晃。花弄影睁开蒙眬的睡眠呆愣了好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向车外张望。日已近午，驴车已经离小村很远了，接下来就要考虑在什么时候下车合适。小贩很可能要停车吃午饭了，假如被发现就大大不妙了。要知道，这小贩常来村里，多半曾见过她及爹娘，到时入山学艺的谎言便会不攻自破。

眼看经过一片树林，花弄影咬咬牙，在身上裹了两匹柔软的布，缩起头脚，滚下了

车。余势未歇，又在道边草丛里滚了好一段距离才停下来。

驴车渐渐远去，花弄影趴在软软的草丛里不想动弹，也无力动弹。

好……饿……啊。昨晚因昏迷没吃，今天早上也没吃。一饿，不但疼痛更尖锐，明明肚子空空，却酸水上涌，一阵阵恶心欲呕，而脑中仿佛灌了铅，沉甸甸。痛苦到极点，花弄影不由得委屈地哭了。（以前可是不敢哭的，怕花霖和尹深秀担心，也怕这身体吃不消。要死也得死远些，不能让爹娘伤心。）

正泪流满面之际，似乎听到有什么声音，花弄影擦擦眼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抬眼望去，道上有半截黑塔踉跄而来，一手抓着个酒葫芦，时而仰头一口，一手在身上抓挠。花弄影本想求救，看这情形，又犹豫了。

但那酒鬼已经发现她了。他呆呆地看了花弄影一会儿，擦擦眼睛，又盯着她。花弄影心想，不好，难道他也认识这个身体？却见那酒鬼扔了酒葫芦，咧开大嘴笑着摇三晃地走来，“小小美人儿，跟大……大爷乐乐……”

花弄影一愣，什么意思？莫名其妙地看着酒鬼。

酒鬼嘿嘿笑着，一边走一边脱着身上的衣服。酒气夹着体味扑鼻而来，熏得花弄影头晕目眩当即跌坐在地。酒鬼已经来到面前，大嘴流涎，黄牙参差，一边解身上仅剩的裤子，一边盯着花弄影怪笑，“小小美人儿……嘿嘿……”

这时花弄影已经没有任何疑惑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童癖，变态！在酒鬼的裤子滑到地上时，花弄影顺利地胸口一窒，眼前一黑，人事不省。不幸中之大幸！

为什么我还没死？重醒来，花弄影郁闷。这时，她发现抱着自己的那个男人服饰仍是这个世界的，但不是那酒鬼。这个男人相形之下要瘦小一些，但一样的体味恶臭令人反胃。正难受着，男人腾出一只手，擤了把鼻涕，狠狠甩在地上，然后在她身上擦了擦，又抱住她。再也忍不住了！酸水上涌，花弄影吐得泪流不止，咳嗽不止。

男人放下她，看着她手足无措，“你，你怎么了？”

花弄影看看他，长相普通，丢人堆里就找不到了，但也不是多奸邪的人。衣服也普通，怀里揣着两匹布，正是她从驴车上带下来的。从男人断断续续的嘟哝中，花弄影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大概她突然昏厥吓到了酒鬼，而且皮肤青里泛紫，酒鬼以为她死了，狂奔乱叫着逃走了。路过的此人觉得奇怪，过去查看，发现了花弄影。刚开始他也吓了一跳，一探鼻息，发现没死，就捡下布匹和花弄影盘算着发笔小财。

花弄影等他嘟哝够了，扯扯他衣角，“大叔，我饿了。还有，我要换身干净衣服。”病弱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

男人抱起花弄影，“好，前面不远就有个食摊，吃饱再买身新衣服。娃儿，叫我财叔吧，你的名儿呢？”

“……龙影。”迟疑了下，花弄影还是觉得不要说真名为好，这里离花霖家不知道到底有多远。

“嗯，就叫你小影好了！”财叔道。

在小食摊随便吃了点东西，财叔抱起花弄影继续走。一路无事。

天黑时分，到了个名叫简曲的小镇。一到镇上，财叔马上找了个成衣铺给花弄影买了套新衣服换上，然后带她去投客栈。吃完梳洗过后，财叔打量着花弄影，乐得眼睛都眯成缝了，“嘿嘿，换了新衣服，看起来果然值钱多了！至少值五十个银英！我发财了！”

花弄影抿抿嘴，原来打这个主意，难怪那么好说话。“财叔，小影最少也值五金英，低于这个价钱不要卖。”出得起五金英的人家，肯定非富即贵，就算命不久长，能活得舒服点儿也好，死也要死得体面些。

财叔惊讶地看着花弄影，“五金英?!”五金英够普通人家生活一辈子了！

花弄影郑重道：“财叔，小影值这个价。”不值也得值。噢，门外好像有人走过？

财叔看着她不说话，半信半疑。

花弄影打了个哈欠，不理他，自行钻进被窝。虽然一路上都是财叔抱着走的，还是感觉相当疲累。

然而当她再睁眼，看见的却是夜空里弯弯的新月，而且，忽近忽远。花弄影被擄了！有人抱着她敏捷地腾跃。花弄影在心里哀叹命运多舛，心想身不由己，决定一切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于是，她闭上眼睛，继续睡觉。

当花弄影睡醒时，发现自己躺在车里。这车一看就是有档次的，宽大、舒适，跑起来快且平稳。车的主人很小心地在车里铺了厚实的褥子，给花弄影盖了床柔软暖和的被子，所以她才舒服地安睡到现在。不冷了，又睡得好，花弄影自觉身体状况比起平日颇有改善。

爬坐起来，正想张口，车帘被掀开，一个大胡子在车前扭头朝她笑，宽胖的身体几乎挡住了整个车门。那人脸上的胡子很茂盛，几乎覆盖了他的脸庞的三分之二，很难找到眉毛、鼻子、眼睛。嘴巴倒是没问题，他正在笑，所以两排闪亮的牙齿周围是嘴唇。

“胡子大叔，我饿了。”睡得好，花弄影的声音恢复了几分力气。

“好！小姑娘好！不怕俺！”大胡子乐不可支。他这一笑就完全找不到眼睛了！大胡子的大手伸进车厢里一阵翻找，拿出一个包裹，打开，里面是若干糕饼点心，还有几个果子。“先将就吃吧。嘿嘿，俺知道你叫小影，只要你乖乖听话，以后啥好吃的都有！”

“是，小影知道了。”花弄影乖巧地点点头。知道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

花弄影专心地吃着，不理大胡子的絮叨，只大约知道他准备带她回去献给某贵人，到时若被赏识莫忘记多为他说好话之类。不过，他们等得到她长大吗？只怕是镜花水月罢了。

大胡子赶着车一路向北，日行夜宿。十几天后，近午时分，他们到了一个颇繁华的城镇。

车停在一家极富丽豪华的酒楼前。大胡子抱花弄影下车，得意地道：“这可是城里最大的酒楼，俺以前也没来过，今儿心情好，带小影尝尝鲜。”

一楼看起来普通些，大胡子抱着花弄影直上二楼。“小二！好酒来一斤，白饭三大

碗，随便来几个菜！快快快！老子吃完还要赶路！再来碗肉粥，熬透些！”

楼上有几桌已经坐了些人，皆衣饰华贵，气度不凡，猛听大胡子粗声大气，都微皱眉。

花弄影眼睛滴溜一转，落在靠窗一桌。

这一桌佳肴满桌，却只有一个黑袍少年坐着独酌。楼上锦衣人虽多，但与少年一比都显得庸俗不堪。些许阳光透窗洒入，少年白玉般的肌肤映得乌黑的长发犹如透明一般。少年旁边那一桌三人，其中一青衣男子年约二十，长相端正，眉宇间透出勃勃英气，眼睛灼亮；另两人看来身份略低，相貌普通，一副恭谨的样子，好似随从。

正瞧着，小二端着酒菜过来了，“客官，青荷酿一斤，白饭三碗，菜是‘双双翠鹦鹉’、‘白玉红梅香’、‘游龙戏珠’，肉粥稍候即上。”

花弄影攀上桌看了看，“双双翠鹦鹉”的原料是青菜，“白玉红梅香”的原料是红椒和豆腐，所谓“游龙戏珠”的原料是白果和鸡丁。三菜两素一荤，虽是普通材料，但做得却是色香味俱全，摆饰得极美观大方。花弄影本就饿了，再闻着酒菜香气，不禁馋涎欲滴，可惜这身体无福享用。

大胡子大碗喝酒大口吃菜，一边连声夸赞：“好酒！格老子的，不愧是珍味楼，青菜也整得这么好吃！嘿嘿，这原来是鸡肉！”看看花弄影，夹了一块鸡丁，“小影，你也吃些？”

花弄影吞了口口水，摇头，“不要，吃了又会吐的。”

大胡子收回筷子，塞进自己嘴里，“小影好是好，就是比花儿还娇嫩。老子活这么大，还没见过小影这般的，什么都吃不得。”

花弄影郁闷地翻个白眼，你当我愿意这样啊？眼珠一转，正碰上黑袍少年点漆般的双眸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花弄影赶紧收回眼神，看着被大胡子风卷残云般迅速消灭的饭菜。

这时小二送上一碗香郁扑鼻的肉粥，“客官，菜全部上齐了！”

花弄影拿起小勺浅尝一口，几乎把舌头都吞下去！吃了大半碗，她才慢慢了解肉粥的材料：香菇丁、里脊肉丝、虾干、瑶柱、笋丝等。想不到一碗肉粥的制作也如此精致细腻，难怪这般美味。

吃得干干净净，只差没把碗舔两遍，花弄影才依依不舍地放下小勺。她忽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胡子大叔，你确定你的银子够吗？”

大胡子瞪着眼看她，“放心，俺身上还有一个银英！”拍拍桌子，“小二，结账！”

小二端着个铜盘过来，满面堆笑，“客官，承惠两银英三十七铜英。”

“啪嚓！”一声巨响，大胡子坐在地上，椅子英勇就义了，“小，小二，你算错了吧？”

花弄影突然发现，大胡子的脸比平常白皙了不少。

小二面有愠色，“客官，青荷酿一斤两银英，这些酒菜也是常点的，不会算错。如现

银不足，本楼也接受各大银庄的通用钱契。”

大胡子在地上呆坐了半晌，讷讷道：“赊账成不成？”

小二顿时变了脸色，“客官，本楼概不赊账，门口告示牌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位客官若是来胡闹，可是找错地方了。”掌柜沉着脸从柜台后走出来，一挥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几个膀大腰圆、肌肉壮实的大汉，沉默地迫近。

花弄影叹了口气，早知此事无法善了，但一会儿大胡子打起来自己别受了池鱼之殃才好。只是如何才能从椅子上下来躲到安全的地方去呢？

转头四望，众人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黑袍少年也只看见他曲线优美的侧面。倒是那眼睛灼亮的青衣男子看了看她，薄唇勾起一抹微笑，原本只是端正的脸生动了许多，显得阳光又帅气。

花弄影极力扯出个可爱的笑容，向青衣男子伸出双手，“大哥哥，抱我下来。”

青衣男子放下酒杯，也没见他动，就已到了眼前，抱起花弄影，“小二，结账！连这桌的酒菜钱一起。”

小二看看青衣男子，又看看大胡子，脸上重新堆满了笑，“这位客官，你可遇到大贵人了！”掌柜算盘噼啪一阵响，小二伸头看了眼，向青衣男子一哈腰，“共承惠十七银英六铜英。”

黑袍少年掏出一块两寸见方的镂着繁复花纹的金色牌子放在桌上。

青衣男子将花弄影塞给一个随从，走到黑袍少年桌边，恭恭敬敬地弯腰施了一礼，捧起金色牌子交给掌柜。掌柜看了一眼，脸色大变，哆嗦着凑近青衣男子低低询问了几句，双手捧着金色牌子满脸喜色地小跑至黑袍少年身边。

黑袍少年微不可见地皱了皱眉头。掌柜连忙后退两步，将金色牌子郑重地放在桌上，深深施了一礼，满脸堆笑道：“原来是……公子。”瞧瞧满桌几乎没动过的菜肴，头上冒出冷汗，“菜肴可是太粗劣了？小的一定重金另行聘请名厨……”

黑袍少年淡淡道：“不必了，勉强过得去。”声音好似无月的暗夜里响起的箫声，悦耳、魅惑却又莫名地令人胆寒。

掌柜的却如同捡到一百金英般乐得眉开眼笑，连连哈腰道：“谢公子夸奖！谢公子夸奖！”

黑袍少年毫不理睬，站起来拂了拂袖，望了青衣男子一眼，翩然下楼。

青衣男子从随从怀里接过花弄影，向掌柜笑道：“肉粥熬得不错。”说完与另外两个随从一起准备离开。

大胡子一骨碌爬起来伸手去抱花弄影，大嘴一咧，“嘿嘿，多谢兄弟了！改天……”突然又把嘴闭上，许是想起青衣男子他们一顿饭十几银英，不是自己负担得起的。

青衣男子仿佛没看到大胡子伸出的手，微一侧身便避开了，“不必多礼，我家公子只是觉得这小娃娃有点意思罢了。”举步下楼，“你也来吧，我家公子有话问你。”

花弄影抿抿嘴，看这情形大胡子是不可能夺回她了，完全居于劣势，于是从善如流地抱住青衣男子的脖子，甜甜道：“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小影哦。”

青衣男子一笑，捏捏她的鼻子，“金嵘，金英的金，峥嵘的嵘。”

花弄影撇撇嘴，“为什么不是融化的融？”

金嵘笑，“为什么要融化的融？有什么好？”

花弄影一本正经地道：“用融化的融，大哥哥以后一定能在商界呼风唤雨，为所欲为。”

金嵘失笑，“真的吗？”

花弄影小下巴一抬，“那当然了！要想宝树开花，需听金融说话！”

跟在后面的两个随从哈哈地笑出来。金嵘也笑得双眼弯弯，“小影真会说话！”

两随从也报了名字，一个叫秦树，一个叫朱林。

大胡子一直被无视，不忿道：“喂，俺也有名字啊，咋没人问俺呢？”

秦树不耐烦地道：“你叫啥名字关我们屁事啊？！吵什么！”

大胡子喜道：“哎，你咋知俺叫官毕世？”

花弄影一时没忍住，笑喷。这下可惨了，不知牵扯到哪里，引起一阵钻心的疼。花弄影张了张口，没能发出声音，再次晕了。嘲笑别人会遭天罚，这回该信了吧。

她再醒来时，已经到了城外一处小树林。大胡子报了名字后，金嵘抱着花弄影狂抖，明亮的眼睛成了两弯弧线。秦树、朱林也极力才忍住。

黑袍少年淡淡道：“嵘儿。”

金嵘身体一震，“是！师父。”强止住了笑意。

花弄影的注意力顿时转移，一手指着黑袍少年，不可置信地盯着金嵘，“他是你师父？！”

金嵘连忙握住她的手拉回来，“是，公子是我的授业恩师。”

花弄影呆了一会儿，道：“你多大年纪？”

金嵘笑道：“今年二十有二。”

花弄影趴在金嵘耳边悄声问道：“那他呢？”

“师父的事我不能告诉你，小影若真想知道，需亲自问我师父。”金嵘低笑。花弄影撇撇嘴，可也实在没胆量去问黑袍少年。

大胡子平日的大嗓门低了八度，“公子有什么事想问俺的尽管问，俺虽然是粗人，但也知道知恩图报。”

黑袍少年道：“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官毕世，你从哪儿拐来的这个女孩？”

花弄影听到那声音心中不禁一颤：真真是诱惑之声啊，悦耳、低沉、磁性却又不可抗拒！她原本一直不敢正视黑袍少年，此时却不由自主转头凝视。

修长的双眉斜飞入鬓，挺直的鼻梁犹如刀刻，下面是如花瓣一样柔嫩鲜润的红唇，